



編輯先生：

常聽人說辦出版事業困難，想來大概不錯。只是我覺得這和辦學校差不多，辦得越好，前途就愈看好，否則也就不言而喻了。既然這和辦學校差不多，所以設備、內容——來自撰稿人——一定要够水準。貴刊在這方面，可說相當不錯，如何使它更趨理想是我們共同的願望！

既稱書評，除感性作品外，我認為應求其嚴、求其平，過份的、無理性的攻訐吹捧都非所宜。

楊肇基 八月七日

編輯先生：

書評書目可讀性的文章很多，不過有時在評書的文章裏仍難免有過激的言詞，個人認為好的書評只要指出書中的錯誤，別讓喜愛書的人花錢去買不值得讀的書就行了，太尖酸的語句，不是一個讀書人應有的態度。

曹迺崢 八月一〇日

編輯先生：

在拜讀了貴刊第七期「與姚一葦教授一夕談書」，其中有幾句話正是我所最贊同也最苦惱之處，像姚教授認為讀某一方面學科的書，應把基本的先精讀一番（例如四十一頁第三段，四十五頁第二段及四十六頁第二段）這些「入門書」，初學者常會忽略，也不曉得究竟那些是基本的知識，往往會事倍而功半，甚至根本讀不進去，而索然

無味，花了金錢、時間、精力只落到這種地步實在太可惜。所以希望貴刊能多發表幾篇像王更生教授的「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」，王教授這篇文章對我們這些愛好國文，却不得其門的學生來說，不啻指出了一條捷徑。這是最令人興奮的事！

讀者 夏亦嗣 九月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第七期內容好得很，值得鼓掌，特別是像王鼎鈞先生那樣雋永可愛的文章，每期至少得有一篇才好。

「書評書目」可否幫忙找些專家談談禁書的問題，讓一些有力人士出來說說話，可能有希望開一點「禁」，經過的時間已經十幾年，標準該變了，也許有些往日該「禁」的書，現在已無「禁」的必要，大家何妨談談這個問題！

讀者 莊敬 九月三日

編輯先生：

七月一日出版的第六期「書評書目」，刊有康文先生的一篇「我看『書展』」，內容有兩處小小的錯

誤：

一、二十九頁康文先生提及「最早的」「全國圖書展覽」在「中華體育館」，這是不對的，事實上在此之前，內政部出版事業管理處已主辦過第一次全國圖書展覽，地點在僑光堂。

二、三十頁康文先生提及「遠東的西潮」一書，以別於「翻版的西潮」。事實上遠東書店從未出版過「西潮」，原版的「西潮」是世界書局出版的。

同期的「書評書目」另有一篇霍青先生的「短評」：「書店和店員」，在四十五頁中提及 Animal Farm 這本書的中譯本叫做「萬獸圖」。據我所知該書的中譯本坊間可見的，有一本直譯為「動物農莊」，而至少有兩種版本譯為「百獸圖」（分見正中、黎明出版者）。譯為「萬獸圖」的，似未曾見，霍青先生幸以教我。

茶 陵 九月十一日

× ×

近來雜誌業又振奮起來了，「現代文學」開始發稿費，「大學雜誌」竟再版發行，頗見水準的「人與

「社會」雜誌進入第三期，又有一本新的刊物誕生——「文季」，這種種新興的氣象，都令我感到興奮。

我很贊成「書評書目」的「作家話像」，這有助於讀者在閱讀時，從作家的創作背景，更深入於作品之中，我建議這「話像」也能「分類介紹」——就是把文路相同或創作背景相似的作家（如白先勇、王文興、歐陽子歸為一類）作一次刊出，這並非在分派別，只是對一般讀者欣賞作品有所幫助。

更能讓我舉雙手的是如第六期、第七期對「家變」的探討，及第七期的談林懷民的「蟬」，這種集各種面的探討，讓讀者目光擴大，而能對作品作「整體的欣賞，不致於拘限於一個觀點。」（第一期的「文季」中也有類似的討論，「當代中國作家的考察」——歐陽子，他們對歐陽子的創作背景、作品內容、人物和可能帶來的影響都有所討論，比「書評書目」的更為詳盡）然後由讀者本身自作分析比較，必會有較深入的感受，更可以引起愛好文學的動機。

其他如「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」，也是很合需要的。

在「文季」裏（我很喜歡這本雜誌），有黃春明

的一篇「莎啞娜啦·再見」和王禎和的一個劇本「望你早歸」。

我喜歡黃春明非始自今日，覺得他的作品愈來愈成熟了，走的路線我也很激賞，「我們的文學作家大都看不到牆腳，即使看到了，他們的視線也都成一個傾斜的附角」，黃春明却是一個一直在看牆腳的作家，他的作品總是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鮮烈的感動，很親切很平實的那種，就像那些人活生生的在我們四周，尤其是這篇「莎啞娜啦·再見」，更是難得的佳作。

王禎和的劇本——「望你早歸」，他可能旨在表現人性的「滑稽」，單從這方面來看，他是成功的，也多少表現了小人物生活的無奈。可是以劇本來說，有的地方的「打燈」却無規則可循，對話上很能表現，但是有些地方用上長短一樣，不和諧的句子，却不太能使人理解，這大概也是我一直以為的「王禎和風」吧！

我建議「書評書目」也為雜誌界做一個「總評」，看看我們的雜誌走的方向，以及他們所採取的態度，這對讀者選擇雜誌也會有幫助，當然，所探討的應當以水準較高的雜誌為限，……其實，這個工作似應

視為「書評書目」的責任，因為「書評書目」不但有義務介紹書、評書，還有責任讓讀者去讀好書，讀好雜誌，讀好報紙。

林清玄 九月十二日

編輯先生：

我很喜歡書，入伍時間，就買了約六七千塊屬於自己的書，我也喜歡借書給別人，全省各地師長、朋友或學生那兒，有不少我的書。跟諸位不同的是——我也喜歡賣書，因為我家開書店，在彰化縣西北角沿海的一個小地方，面積也許比大都市的書局還大呢！我家裏覺得，賣書也是一種社會服務，我們有責任提高僻遠地區的文化水準，所以也擺了些「超」水準的書。有時候使得買書的顧客感到十分驚奇，因為有的書他們踏破皮鞋無覓處，却在我們家找到了。這些都是閒話，現在言歸正傳：我很少寫有關書評的文章，但最近讀了子敏（林良）先生的「小太陽」，覺得有義務把它介紹給廣大的讀者：「小太陽」的內容是對現代倫理、現代生活的描繪、透視與反省，引領讀者從愛與情中去發現美，從平凡的生活去發掘情趣。

「小太陽」有幾個值得咀嚼玩味的特色：

1 這是一本最不「文白夾雜」和最注意追求修辭的新鮮感的散文集。所以語言自然、鮮活，好像要從紙上跳出來一樣。

2 作者把家庭瑣事、日常生活寫得很有「意味」，很能撥響讀者的心弦。

3 「小太陽」有真摯的人情味，書裏也有敦厚的幽默感，像吳魯芹的「鷄尾酒會及其他」，像梁實秋的「雅舍小品」。

4 作者的胸襟學養、深厚的同情和社會意識，提高了作品的境界，他的體驗、挖掘，增加了文章的深度，很耐讀。

5 作者擅用比喻，像「西潮」的蔣夢麟，像左右開弓的余光中，余光中擅鑄語言的新幣，林良也是。

一個「小太陽」的忠實讀者 林武憲

九月二十二日

編輯先生：

我很喜歡「書評書目」上的批評索引。我覺得國內從事批評寫作的人常不看別人的作品，一半因為沒

有專門刊載書評的地方（當然，這指過去）。但我在看「批評索引」的雜誌部份時，不明白方邁先生是依什麼標準編成，因此在尋找文章時常易發生困難。希望它能依人名的筆劃或雜誌名稱的筆劃先後排列，這樣做或許會花不少時間，但對讀者却有莫大便利。

李師 鄭六二·九·二五

××兄：

久未接來信，念念……「書評書目」在美國稍為像樣的圖書館都可看到，此點可告慰，而兄等之努力，亦無白費……

劉紹銘 九月二八日

××兄：

你好！看到八月十五日創刊的「文季」，頗為高興。從「筆滙」到「文學季刊」「文學雙月刊」，乃至現在的「文季」，全是一脈相承的好雜誌，前仆後繼，再接再厲，着實令人興奮！

但是在高興之餘，不免又有些過敏地多擔了一份心，從「文學季刊」到「文季」，顯而易見，這一羣

熱心的文學耕耘者，在努力突破過去的侷限。但是打破了了一個繭，却似乎又有形成另一個繭的趨勢。文學應當走出士大夫圈子，關懷社會大眾，但是如果作品的題材儘從低階層人物身上着眼，那未免又矯枉過正了。靜心想想，這另一個新繭是要不得的。憶後漢書班固傳論有云：「固傷遷博物洽聞，不能以智免極刑，然亦身陷大戮，智及之而不能守之。嗚呼，此古人之所以致論於目睫也。」班固譏司馬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，正如日見毫毛而不見其睫。如果打破了一個繭，剛走出廣闊的世界，又作繭自縛，豈不是和班固一樣。

何 常 六十二年重陽

凡在「書評信箱」中刊出一則，如在千字以上，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，其他三、五百字甚至數十字的短稿，我們一律奉送本刊五冊，您拿到後轉送其他朋友，無形中，在提倡讀書風氣上，您也加進了影響力，相信是您樂意的。

有關「書評信箱」來稿、請寄「臺北市三九——三三號信箱書評書目社收」。